

張文忠公文集

八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具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嗚呼肇余友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矣相與同官者八臺則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京師必劇談極懽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則同掾丞相府

仁宗在潛邸同爲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直學士后轉侍講余又以直學士代君在禮闈

雲莊類稿卷二十

尚書則君侍郎則余未幾又同賓幙又同知延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固有多或一二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臺閣且三十年抑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爲偶然非耶茲亦交游中一大異事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焉至治元年六月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七日君暴疾卒京師其去朝廷爲又同也君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卒君長子後一年卒其爲失望於嗣又同也向所同者謂之偶然或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君不





恙時嘗同過前脩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然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后死者當銘先死者之窆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是而出處之同又如是其有先死者即當如二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聞之默自度蒲柳之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今乃先銘君耶誠使君先我銘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不朽適以爲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幸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爲位而哭臨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爲銘則冥

冥之中爲負滋甚然計君之沒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爲操筆者非敢緩且食言向也每一抒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爲撰次之按元氏君嘗自言魏拓跋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舉晦德無顯者迨其考某始爲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授業焉君爲人英爽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爲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藏能隱知人有問即張髯岸幘疊疊



竭底蘊以應初慎齋董公某僉行樞密院開其  
賢過與語合慎齋略齒爵友之甚至後掾行臺  
行院及入爲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其爲直  
學士出賑山東諸縣饑餘楮鏹四萬緡同使欲  
持歸公見驛民匱甚將及之使謂此爲流民非  
爲驛也君曰驛與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許專  
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  
歸及復命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  
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牧菴姚先生燧以  
承旨居翰林修

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贊迄成兩  
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略爲竄易他人則所留  
無幾居嘗謂文有題者吾能爲之無題者復初  
亦能爲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  
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  
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  
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  
多專心古文而牧菴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  
抗衡矣其踵牧菴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



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  
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樂縣而金石具山  
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  
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逢蠶午蓋由才高不  
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爲文必  
以示余或有所見未嘗敢不爲之盡君於余亦  
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  
已矣其復相羽翼相藥石相策以域于善者在  
今爲誰歟昔子產聞罕虎卒哭曰無爲爲善矣  
余之悲復初者顧豈異此哉卒之明年 朝廷

以君久勞侍從即贈具官謚文敏祖諱某贈某  
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母某氏贈某  
夫人君娶李氏累封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  
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后一年亦卒者次尚  
幼一女早嬰孿疾贅某人君由省叅議出叅湖  
廣行省政召爲集賢侍讀學士叅其揚歷惟居  
翰苑爲最久然以散局常缺焉不足則其平昔  
銳於蕪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  
其鄉清河某村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遐視其所遺今君



能以所長自襮於世如此又奚憾爲又奚憾爲  
有莘王氏先德碑銘有序

承事郎山東憲司知事王君德新繇高曾而下  
數喪未克舉戚不葷茹者十有七年泰定丁卯  
始謁告更葬其鄉莘縣西南四里所樂祖鄉之  
原禮也越明年用御史薦授承務郎改貳河南  
憲幙且行持翰林待制李沔所狀先世族次官  
治與其出處大凡過余拜且請曰先生世名端  
人文不溢美苟浮於實毫黍無所假借在今言  
可信後所望惟公吾祖考數十年未獲安厝者

今幸妥焉一旦儻先生宥其緩而辱貺以銘不  
惟德新之辜少贖而我奕世之德之澤亦將日  
星于今江漢于後矣走嘗多君孝行欲爲述之  
而未暇茲因是請遂不復辭按王氏系出金源  
近族初爲完顏氏五世祖榮護衛親軍萬戶上  
京留守其事功皆無所於考眎所授官則其才  
雄一代爲可知高祖相濶後當嗣讓其弟中都  
麻國主義之遂別授總帥戍關陝時金亂已芽  
凡狐鼠其境者皆望風竄匿民恃以安次傳曾  
祖寬鎮淮南未幾宣宗播汴我元徇地河北所



在江濱遂避地于南因易姓王盖完顏華言即  
王姓也兩世皆葬東平之陽穀祖鐸樸重寡言  
氣泰神靜學問綜博然務韜晦不以已長病人  
有來從學則諄諄竭其所有以告隱居于莘或  
勸之仕第曰諾迄不出時以處士目之妣董氏  
內德惟稱考士美字彥徽篤古力行縉於文而  
厚於質喜交天下知名士凡夫庸子雖焯焯不  
與游或慕德來則亦未嘗深拒必牖其心而納  
之以善教授鄉里人無耄稚淑覿識不識靡不  
敬仰至不敢口其姓字通尊曰居士居士云嘗

南游僑于安豐媿張氏崇惠先生安民之女由  
漸濡典訓睦族宜家事舅姑有過人行舅病背  
癱久未勿藥吮之而愈祖姑九十餘齒盡脫每  
咀食哺之凡所嗜不待言輒先意以集里中勃  
磔諍語者聞其風率相戒改行其叔祖父子曰  
用尚義有志槩勤恤人隱歲嘗滌玄枵發廩以  
食民之途於流者無慮數千輩周宗族貧尤無  
所計一門之內仁孝之風藹然可挹德新之所  
以表表于時者盖有所本矣德新字君實執親  
喪不勺飲累日過於哀毀幾質其生廬墓凡三



年每祭有烏千餘下集人謂至孝所格由霍丘  
教諭辟淮西及山東憲史又辟刑部集賢院掾  
史滿出爲今職先是有司上其孝行 朝廷表  
其門曰孝子署所居里曰孝廉至今鄉人不名  
其官惟以王孝子稱之嗚呼人而得此亦至榮  
矣哉夫士固有能立功絕域不能取重於其鄉  
能威龍言千萬人不能得一士君子首肯如君之  
行鄉人信焉 朝廷旌焉名公賢士夫稱頌焉  
雖三公之貴其能孚人乃爾若夫請行以追逃  
庇器以食餓論獄以存恕著書以紀聞彙 先  
朝之政以備實錄此蓋因事致用見於一時刀  
筆筐篋之微者非孝子平日錫類兼善善志也雖  
然觀其小則其大者可逆知故余得併述之以  
爲他日顯庸起本祖處士君享年九十有六祖  
妣呂氏享年九十有五考居士君享年五十有  
七終於延祐乙卯五月十有八日贈承事郎東  
昌路莘縣尹媿張氏贈宜人享年五十有五終  
於至大辛亥九月十有四日蓋君之所以享茲  
令名竟厥襄事者其族叔父湘寧王司馬曰公  
直者多所左右云銘曰



孰云世祿家鮮由禮孝義萃一門輪指幾恬無  
貴胄習片華靡動必桀獲循蹈儀軌伯仲皆總  
戎輦金紫有季恩未及責由已讓其龔衣弗居闕  
者泚爲民不蘊年吝爲耻再世冥丘園激貪鄙  
講學以自娛爵泥滓道德久益馨室蘭芷井滌  
人不食又誰毀頡頏漢彥方儒仲比身晦道則  
彰貞遯尾舉世高其風莫之企非惟善刑家範  
閭里譬彼玉在山麗林水又若珠藏淵媚洲泚  
河潤九里強信如彼使其出用世未必爾旣翕  
則必張物之理有嗣孝且廉殆天啓小施其所  
施掾風紀始以儒易之迄紛救衆危輒請行氣  
何備投鞭濟鯨濤若途履唾手探虎穴不兵倚  
桀黠卒莫逸歸角掎諸公爲愕然譽金矢惜哉  
所用徵鳳棲枳俾大展厥猷寧彼止必能風四  
方兩遐邇人皆灼其膚昧所以名教之所隆曰  
能子能子斯能臣自親始維善萬有餘孝基址  
基本旣確如他足齒爰思其所然由世美我銘  
相新阡賁無已

濟南劉氏先塋碑銘

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劉君



事義以泰定丙寅八月四日卒官既殯歷下其從弟歸德府治中居仁過余感言先兄叅政公揚歷卅年清苦猶一日年垂七袞竟以勞於王事而逝嚮不恙時嘗謁故翰林學士損齋楊先生文郁銘其父故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相今二先生筆澤宛然由宦游南北舉未遑表諸隧此先兄所以目不獲瞑而居仁日夕痛心疾首不能自己者也今先兄以品以秩又當有碑神道惟是三世數十年闕焉未舉之典幸先生有以哀而完之則死者生者均無憾于幽顯矣

於是居仁泣余亦泣余與叅政公同里閨且十年長又嘗同仕遂諾然不辭因首載楊王二公之文而以叅政公行實終之西溪王公博文叙其祖曰君諱震字晉臣上世有官青州者至曾祖洪徙濟南鄒平祖諱清四子季信爲君之考以濠吏學終益都總管府掾性孝友三兄遠遊久不歸母氏憂思致喪明乃日汲井冽浸舌舐之月餘遂瞭然人謂孝所感嘗戒君曰吾始不能擇術以城旦書發身雖家溫而身逸不願汝爲之君恪受教遂業儒旣冠有聲鄉校間貢春



官罹河朔山東饑亂所在皆盜區君挈二弟匿  
巖穴中朝出暮返以所獲食其弟日以為常居  
嘗曰屯難之世弱者不能有立必強焉依即杖  
策款軍壘謁帥兵者撼以言帥悅留麾下事皆  
諮訪然後行一日齊河令乘良驥過帥帥愛其  
乘既去欲遣人追殺奪之君聞蹙然曰所須者  
馬以物易之彼必不靳何至殺人君即召令與  
其直遂以馬歸帥騎管定者數有小過帥怒欲  
殺之君曰今雖饑亂行臺密邇如責專殺其將  
何辭罪果白具獄上聞戮之庸何遲帥怒少解  
君即陰誨定毋率鄉隣善帥者百餘人往謝罪  
事遂釋君之存心救物類此壬辰授行臺令濟  
南公檄為鄒平詳議兼提領尋改監軍需庫又  
監本府稅歲已酉某月日以疾終得年五十有  
七娶同邑張氏生四子鑑鐸錫或仕或農或  
賈俱以謹愿稱一女適鄒平尉子張某素庵楊  
先生弘道山東名德也與君相得甚聞其卒贈  
以銘詩昔吾與子同居一鄉坎離屈信八載延  
長曰異曰同以德以禮不及就中凝滯斯啓會  
遷青社予往子留傳聞傾逝弗獲奠羞有子齊



孝克喪于鄒書之于碑行實陳露老病思盡  
既情素聊述此銘識子之墓損齋椽先生文  
叙其父曰君諱璧字君用齊之鄒平人曾大父  
清大考信以孝行著仕金爲益都掾史長者其  
詞賦進士會汴梁下行臺濟南公延致實慎終  
於詳議官山東諸儒間稱偉人長者故素菴先  
生楊公弘道銘其墓御史中丞王公博文序而  
碣之其載世德詳矣君承父師之訓逾冠能以  
儒學飾吏術選爲京畿都漕運司知事尋陞經  
歷時柄臣擅作威福漕司法盡廢乾沒之屬與  
之同惡相濟贓汚狼籍至有以空鑰相授者自  
君在事同官以故意相處欲有分遺君竦然曰  
是言豈可及我哉其人慚服君乃盡革宿弊經  
畫周密冒濫無所施利其餽饗未幾倉廩告實  
京師仰給時議多君廉敏進利用監丞所以懋  
其功也秩滿調深州靜安縣尹適盧世榮以言  
利竊政立法剥下使郡縣官同於商販百色取  
贏筭并至蔬菓蠟蠟官吏急於奉承人人惑惶爭  
訟謹然君顧其執不可以久日親愈衆姑勉強趨  
應期會毋釀怨生事以濟黠吏貪狡爲區處



視民力強弱令相助藉民感其懇款聽命迄于  
盧敗一切休之以靜民安其政靜安深州之附  
郭邑也爲監州者蔑視同列每治事日僚屬朝  
暮將迎於第吾獨不然或勸從衆君曰縣尹吾  
職非役於監州者也吾之爲縣若五事不治或  
貪殘而獲戾坐是召辱固所甘心二者吾所無  
將若之何終不爲屈遷承務卽建德路推官專  
訊鞫兩造在庭君平心淑問未嘗疾聲遽色人  
爲吐實察其情有可宥多從末減不以上言喜  
怒爲輕重讞獄至屬縣囚聞之曰劉公來我輩

其無寃矣經其處決者使人思之不忘其明年  
朝廷更新大政改用人京都諸司且交辟君不  
幸建德已以訃聞矣得年五十有九時至元二  
十七年九月八日也孤事義奔赴扶護北還以  
其年某月日寔於鄉某原之先塋夫人馮氏一  
子卽事義爲禹城縣尹君天姿中 內方外圓  
平居溫克無忤於物然遇一事問曰如何不以  
徇 遷就方赴調日有鉤致君以行賂者謂可  
得善地不爾將有遠移君曰子從薄官有年矣  
顧若無所媿今始行賂其何媿如之已而果陰



建德去京蓋數千里事義請以疾辭君曰無疾  
吾將誰欺趣治裝行既到官益勤於吏治退寓  
書樓起居泰然殊無遠外之戚非以義理自勝  
者不能也歷官所至以平易近民以潔脩舉職  
以謙恭接士夫共嘆詳議公之有子古有之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於是乎在况又以家學  
成其子入官已有善狀劉宗之昌未艾也銘曰  
維榮若利舉世所事有階可升孰安理義倚與  
劉君明敏寬舒秀出于長厚之餘蹲循乎平易  
之途誘之而不能前脅之而不可遷他人實難  
已所易旃其臨民也清而通其治獄也愛以忠  
豈無神明福此靖共然壽不周於甲子材不展  
於朝士天殆啓其后與子克肖以濟美有豐其  
丘有碑道周歌此銘詩利享春秋余按叅政公  
諱事義字伯宜鯁亮有風槩幼敏於學能詩其  
所題詠人多膾炙之由禮部掾辟詹事院掾又  
辟丞相掾時當國者遇下如束濕諸掾屬動罹  
刑辱君以慎敏無所及自謂以此非福遂求副  
大都酒課提舉或以貨慙止君君曰幸完身出  
誠能自潔職貨庸何傷未幾授承務郎禹城縣



尹旣上與同官不相中欲有所爲彼輒撓沮君  
言上官使輟職專奔命外條其利疚相時興除  
有訟庭決吏戟手無所弄民深德之惟恐同官  
復職以弛賢令尹心會民上嘉禾一莖九穗咸  
爲治理所感瓜代耆老爲碑其政縣治部使者  
上其實授遼陽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尋選爲  
吏兵二部主事所至治稱用是拜監察御史先  
是犯法臣樂實以宣慰使橫山東君爲禹城時  
耳熟其惡至是遂發其奸狀未及聞轉中書右  
司都事甫滿制授秘書少監執政以秘書散局  
非君所宜復奏兵部郎中階中順大夫省臣以  
大都宣課提舉司所入多不實命君監摧果增  
倍蓰具以數聞賞白金五十兩異幣各二端臺  
臣廉之奏授浙西廉訪副使階大中大夫蓋浙  
西民物殷甚有行省諸司素號難治君一切務  
盡公他無所顧旣而改兩浙鹽運使入羨出均  
課無所誦期年以疾去會陝西有亂徵臺奏爲  
治書侍御史亂弭改嘉議大夫湖南廉訪使至  
治三年拜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中執法阿似  
蘭海牙素有聲臺閣明敏且威藐當世如無人



獨偉君爲加禮

今上踐祚拜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明年拜是省叅知政事卒時年六十有七祖父震先封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彭城郡侯今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祖妣張氏贈彭城郡夫人考璧先贈中順大夫戶部侍郎今贈中奉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彭城郡公母馮氏彭城郡夫人君配成氏蓋氏韓氏俱前卒今室齊氏皇慶元年封建德郡君延祐四年封彭城郡夫人最劉氏

至叅政公凡三世矣素菴楊先生若西溪王中丞皆一代偉人而與其祖如此損齋楊先生以年以德爲國老成而與其父又如此所以期君甚重今皆如其言余生也後不及識其祖若父獨與叅政公相好嗚呼觀三先生之文則知劉氏所以致伯宣者蓋有以古人請德遠而後興諒哉銘曰

河日馮源崑崙岳雲夷基厚坤劉之先德世累前未施後迪啓荷若人才譖周衆所艱已則優始職民厥績著誓強鋤循弱樹迨裏行奸力攻



震以霆折以風方有爲賓省幙耻容容恒諤諤  
出憲浙間益宣言射如中乃愆使監司欲鋒挫  
彼則頗我奚過尋有命貳陝臺起已顛式后来  
自西河移南紀所去思所至理晉台袞庸勸忠  
天胡然遽霄躬壽七表品登二恩荐承華奕世  
子則孝臣焉貞生有述沒有聲我作銘維實紀  
匪耀今贊無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表銘

處士袁君墓表銘

處士袁姓諱度字士常齊之歷下人蚤失怙事  
母孝性鯁介自信家故貧惟授徒資束脩養母  
其名且隸兵籍每及期當遣徵需逢蠶午大姓有  
弗堪君內安其親外質錢傭人以行苟弗給即  
自往夙嬰羸疾恐生憂母嘗強爲嬰鑠以示壯  
主兵者聞而孝之爲輟戍優處俾顯教授營中  
營密邇京師九留五年或挽欲見時要陽應卜

日迄以病辭部使者上其賢授河中教授命下  
因自謀河中距濟南爲里二千且路於上我能  
往母能往乎彼學無度或可吾母無度則不可  
遂不赴後歸鄉里母夫人卒重以哀毀幾不救  
服憂三年早晏定省出入告面惟謹先是妻孫  
卒再室宋又卒其母以君年艾未後欲以嫠而  
嘗子者繼之君跽辭曰母命度何敢違然前輩  
謂娶失節者猶已失節奈何母遂止他日又謂  
茲有賢女第眇恐汝難焉對曰度聞古人娶以  
德不以色葛亮氏聘阿承女當時譏之后世偉



之兒度雖無似其志亦恒欲踪跡古人取之庸  
何傷女爲張氏旣婦果以賢淑聞君嘗從先師  
舟軒李公學師卒扶其行實請謚又倡鄉士祠  
而像事于閔子廟側其建祠所餘錢則市田八  
畝命其孫山衣食之平昔嗜性理學自號約齋  
務踐履憂去世儒記問詞章習時貢舉昉與察  
諸生有意業文者輒召從他師曰豈以我故誤  
人子耶充長於講解容端聲亮微隱必折聽之  
使人肅穆若與聖賢接余嘗稱於當路者一日  
集學宮請講再三辭以目疾他日又請又辭余  
疑問之君曰世俗供僧猶且遜以上座况傳聖  
人之道乃欲使我北面於彼可乎其守正不撓  
於執以道自任如此居嘗曰士雖草野爲國家  
心不可一日忘初聞盜殺右丞相拜住爲泣下  
終日喑噫不食若恨不能得其人茹醢以快天  
下士或可用必走書居要者贊拔猶已責秦定  
四年春秋七旬矣始再授將仕佐郎大都儒學  
提舉未幾寢疾遂不起實其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也考諱惟忠字漢卿有學植嘗監酒濟陽後  
遂不仕妣張氏俱塋歷城西藥山先塋二子季



諱某早世長即君... 其弟之子名虎頭  
三女一適千夫長某一... 氏孫出貞一名童  
童尚幼張所出初君卒... 略無所亂蓋  
其學道之力至此徵矣余時山居間一日訃始  
至遂走哭之門人李至爲具襄事垂泣言先生  
之志之行人多不及知知又詳無公若者其墓  
道之銘公不爲筆將孰託哉余雪泣曰君與余  
實同門銘何敢辭乃爲銘曰

富易爲善而人弗踐與貧奚殊貧爲善難力於  
踐言貴有不如廉以守已孝以奉母宜輿之孚  
力疾從戎擲沐雨風何季乎儒帥軫其妻遂優  
以處爲彼範樞人見其孱我見拒拒豹變萬夫  
辭辟不屑虞養或缺匪官有渝娶不以妾維行  
維臧先哲是符及親棄愛告面如在有恪曰晡  
寧磔以冰弗甘于烝詎止警諛心喪其師請謚  
卜祠又宅其孤於國若世拳拳靡置至形于書  
使夫有逢展厥事功必世普濡雖未遂彼亦後  
奚餒在我者舒異時詞臣或傳隱淪其茲考諸

碣銘

陽丘張氏先塋碣銘



延祐戊午舞陽尹張君如砥繇聽調來京師嘗  
過其寓廣不筵許樵爨索然君之讀書自若  
余嘉其仕而能貧爲喜愧久之諸人僉  
曰張君向爲舞陽水蘖聲甚真孤身旅食  
無所戚戚也未幾侶陽丘彭敬叔過余求銘先  
瑩切謂以君之賢苟能文辭者疇不願爲何乃  
下徵涼薄如走者爲哉然以同宗同里閑遂即  
其事狀爲詮次之維張氏居陽丘之錦川里不  
知爲世凡幾曾大父軼其諱以族次人呼三官  
人娶王氏生子林爲君王父和易善殖生貧乏  
賑業無所靳里有訟即兩造求直往往面斥無  
隱退皆悅服事母孝少不怡即前稽顙謝不輟  
嘗負如太山母恐其罷爲減膳君感然曰我是  
爲者本欲其安今反病之柰何遂躬輦以行虞  
其頓撼復蒲其輪里中目爲孝子所居邇溝澮  
當夏秋淫雨水奪其途乃購石以梁其上行者  
迄今德之氏享年八十有四卒葬其里八  
盤莊西北之先瑩祖妣劉氏四子曰信曰毅曰  
寬曰德舉農隱相敬愛寬即君之考性淳篤與  
人交肫肫無勝心歲時爲食於途以待饑者人



謂有父風享年六十以至大二年八月二日卒  
娶樊氏四子如砥如璧如松如衡女子二俱適  
令族如砥即君字周道邃於國言早掾湖廣省  
秩滿調固安州判官佐長吏克盡厥職移舞陽  
始獲專印剔蠹吮枯翼厥良善於所當爲勇前  
無所避故所至廢政胥舉課最諸縣御史中丞  
緱山陳先生天祥德業卑一世至薦君則云自  
上任無秋毫私觀此則君之治理可見已既去  
民爲立石頌愛今授承務郎松江上海縣尹未  
上銘曰

世云澤物必官是資既官無聞又嗟其庠原彼  
之心由弗明理理苟灼然萬善蔽已於鑠賢宗  
其先世農靡資於官而衆偃風維人之德無大  
孝義於焉不作足蓋其細厥孝斯何惟恐有違  
愉愉敬養於未色辭厥義斯何駿奔人急凡百  
未安如已之責維天衛善宜後孔昌世不一傳  
益遠益光謂其微耶民社兩有謂其隆耶百里  
是守嘗聞利器陸剗象犀雖未試彼奚愧割雞  
善觀人者初不以位其才誠良微豈吾累况其  
所到殆未可涯梗楠豫章始蘖始芽瞻彼錦川



其流瀰瀰碣此銘詩相與無已

孫府君墓碣銘

君諱得成字君美其先安次人有徙居新城巨水之陽東馬里者寔爲君高曾之世而譜逸莫考當金季父義自新城辟亂信安生君三歲而孤天朝一區夏革兵偃息人安其土君從母王氏復東馬里焉家素貧嘗資庸牧爲養稍壯出贅舅家然無時必一還省遇四時鮮果則往貽焉非是不先諸口繇母教迄于成人每痛曰吾不幸蚤失所怙微母不至今日始者未成人吾

親憂也成人不能朝夕膝下獨吾樂乎語輒泣數行下舅家聞之即遣歸養后終母喪哀慕動人性篤實忠厚其事親睦族接友待下外視之若鮮節文而潛合默中幾學至而從容焉者蓋天秉然也中年隱賈鬻而權衡度量每以信示鄉國用是生理寔給家當四達之道祁寒暑兩飯漿飢渴爲廿年靡有所替尤謙已有容德外物至弗與校輒以靜勝故雖隙者久而亦服化焉娶張氏二子曰榮曰楫女三人長適李道蚤寡以貞節表其門次適王甫全次適于珪榮未



仕以孝謹聞揖字濟川庶直有古良吏風  
母尤盡孝繇宣閩掾出爲襄陽縣事民  
憲使察之薦授宣德尹到縣來踰月聞母病即  
棄官還養方四十遂泊然仕  
禮朝廷表其門曰孝子孫揖之門  
皆聞風願交觀諸子之賢益信  
矣君享年七十有七大德  
疾卒葬新城縣歸義鄉東馬原銘曰  
伊人之生詎必崇貴貴焉無聞斯  
若人睦族孝親位雖弗逮天爵惟均子吏  
女婦而潔世範一門孰憾其缺巨水之陽有  
若堂太史銘之歷遠益明

壙銘

子鴈奴壙銘

余來京師十許年凡四生子舉未免懷輒失之  
獨曰鴈奴者至六歲又秀慧可人賓至能適姓  
字里閑遇長老不教而知揖且拜人  
訢然以前小有慢容雖呼而有所賜  
有弟甫三歲每食必推與之其友惠  
強記隔年事歷歷如道其前



余天若我憐願縮壽十年以存此兒無憾余雖聞而惡之然以頗異凡兒中亦不敢有所倚嗚呼詎意其果弗克年耶初兒病余方縻身於官歸少遲必哭泣道念入直則通夕爲之不寧聞其來嬉笑若病去體意者蓋恐余見其呻吟之狀而悲故強顏忍疾以相尉是豈兒之得已哉大抵人窮則呼父母兒雖幼固自知其不久所以日夕惟欲親之在側萬一拯其危起其仆第爲病所持不能明言以諉其父嗚呼慟哉且吾少失母兄二人皆不幸早世今父年六麥所持承其后者零丁惟余而又重以千里之別而余所倚以寬父心者亦零丁惟此子而天又不假之年以歿嗚呼抑不知何罪於天窮且酷我如是耶向兒不恙時嘗與其母議明年吾掾蒲苟得一官歸當朝夕抱此兒親側俾吾父有以付千萬世無窮之託而吾與此子有以繩千萬世無窮之傳於子若孫之心斯足矣孰意其又弗果耶今年余三十有三衆所驚者日以踈俗所嗜者日以薄校諸往時已若五六十者而嗣猶未立兒雖有一弟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



提孩又可異乎此余所以於是兒之卒不覺哭  
之失聲者蓋恐吾祖宗德澤不能沛其委而中  
絕於我不孝之罪將無所逃吾豈鍾情兒女不  
能以義自斷者哉兒卒於大德壬寅立秋前三  
日權厝文明門外呼度寺之南原銘其窆者父  
中書省掾張某銘曰

生汝者父天汝者天嗚呼柰何安爾阡兮

### 堂銘

### 致樂堂銘

繫子若親厥本維一心親之心是爲子職親苟

見惡則益敬恭纖怨不起斯表厥衷亘古能子  
奚稱舜獨非以處變始終克淑嗟今之孝皆親  
所安故其致樂靡有孔艱試於燕間心自語口  
如弗子余則懟則否萬一未至其加勉旃朝治  
夕克必復我天猗與周君事此伊舊反而體之  
德將日茂凡百珍養乃其緒餘願言鑒此聖域  
可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誌銘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有序

君張姓諱郁字景文覃懷人幼多學於易獨顯篤甫冠以秀異辟河南憲史國制凡吏憲者歲上二人掾部君以先進當上至則其次猶遠故又辟檢校書吏居無何中書有臣將旨如和林其從掾以遠難之君曰能超掾我所如唯命遂簿其名遣之還即掾省凡七年授甄城尹階承務郎明聽斷重變易闔境謐如

雲莊類稿卷九二

皇上嗣服之明年受代來京師將調以至大二年五月庚子得疾卒逆旅春秋四十有五省祭閣陳惟德以里故率嘗所游君六七輩賻弔臨祭塋順承門西違城五里曰某鄉某原友生張某哀其客死不家遂銘石以納諸墓銘曰

甚矣乎人不可量也晨馬訢訢莫云亡也樂或憂隣福旣戩也遲者非屯速非良也觀君盛年銳叵當也詩書戈鋌舌干將也賈勇陣前攫者僵也席騰雲騫九萬強也超資以遷耻循常也請行鄙邊猶步堂也飯雪服氊躡險嘗也磨磷



益堅抑益昂也季孟文淵定遠行也功凝凱旋  
還汝卽也穎脫朝聯厥問揚也尋職承宣萬夫  
望也琴不易絃錦不傷也人吹求愆我領綱也  
彼薰灼天我冰霜也以是民先非不臧也胡趣  
弗延死他方也里不能干驥局箱也究厥本原  
孰主張也豈稟者偏太毅剛也無乃名權蚤熾  
昌也或舉非然命之殃也緬惟坤乾壽無疆也  
前邈后綿未渠央也伊人之身粒太倉也政使  
彭錢亦云殤也矧君韋編夙號明也其於是焉  
固所詳也易箒永眠短猶長也不家歸全又奚  
妨也魂之所纏必親傍也有知九泉憾可禳也  
我志其所遠勿忘也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墓誌銘

走舊聞京師王友開弛跣不羈豪於詩酒吟必  
飲飲必醉醉卽矢口道時事失得雖勢官要人  
居傍無所憚至元廿四年孽臣柄國威而好殺  
中外凜如君時醉入省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  
箕踞當路坐過者舉掩耳走避目爲狂子弗恤  
也后主文翰者恐其久必及遂薦爲濮州儒學  
正實欲因之以制其肆或謂必不屑君笑曰諸



公臺閣我何人敢擇官爲乃懷檄飲市中會醉  
且暮歸遺其檄他日交游來祖行始言其故衆  
昨惜迂父君第曰命焉耳矣恬無毫髮動至元  
二十九年余偕計京師質所聞良然一日客有  
過者顏鬢哆吻奮髯見呼以爲武人而易之問  
焉乃君也於是握手交喜如平生未幾余辟禮  
曹掾君日顧簿書間或醉與醒必談文及商古  
今人物所見多與余合切甚偉之然酗於酒雖  
規勸百至如水僚石不見納恒於余索飲余時  
始掾非告不敢出暇則酌部中斂冗則與其直  
命自飲于市君亦欣然受之無所辭其爲人真  
坦不矯飾類此詩文超厲閑逸必醉乃能爲之  
然愈酒則其言愈竒無酒殆不能作一尋常語  
元貞初元夏四月七日暴疾卒京師寓舍旅殯  
文明門外某地得年四十有七諱興宗友開其  
字世爲恩州人妻張氏一子尚幼銘曰  
便於刺戈不如錐捷其捕驥不如狸惟其落落  
百無一宜竟賁志以逝嗚呼尤誰

故中議大夫平江海道都運萬戶趙公墓  
誌銘



公趙姓諱壁字國寶其先北京人高曾遠弗克  
詳祖考某國初大師國王軍朔方爲先騎家於  
譯言考其服田有貲畜以東平爲王分地後徙  
陽穀故又爲東平陽穀人三子君爲仲性慎慎  
有才辯不能頽印人幼隸學惟師正惑其舍不  
敢眩以僞長署王府吏非所好從 國王孫相  
威行御史臺于江之南即辟爲掾時宋甫平尚  
仍俗爲治防範寢潰一旦聞憲章下舉重足立  
君喜曰中外庶司惟風紀足有爲未幾知浙東  
提刑按察司事贊上勗下論議不詭從必底公  
乃已用是復掾剖擿益習凡昧訟要囚移使聽  
直端一引輒洞其末橋虔吏懣弭再經歷浙東  
威名隆隆所部咸密相語是夙嘗吾臨者宜自  
嚴毋尾毒首釁爲國制凡署憲司舉聽劾事以  
故一道帖然當尚書省廢入拜監察御史省臺  
方不相得論難

上前省臣言此未易口決莫驗按牘君詰之曰  
按牘乃文奸具耳是足徵耶

上深爲然事遂寢又劾東昌監郡非其人倚中  
有援翫法市奸得旨即訊罪具 詔敘其爵一



郡趨趨稱快以功轉御史臺都事守法爭棘區  
移見憚同列遂出僉山東廉訪司即初東嘗有  
驚詔闢宣慰司填之使者頗幸近緣以作威君  
曰朝廷設是司固使爾耶遂其不法事  
上之有詔俱入辨首揆故與使善面數其惡  
爲末減微左右其人幾三改僉燕南憲司  
者驚復夙有乳虎稱屢其銜爲戶部員  
外郎刑部郎中省右司員外郎其風節矯矯未  
嘗以簡劇夷阻易右司以口語歸鄉  
里倡傍近秀民徒延宿學生善

言莊集卷六十一

田陌間弦誦聲相聞俄起爲禮部郎中階  
大夫

今上嗣祚執政以漕不時輸遂加中議大夫  
符平江等處都運萬戶上月餘寢疾以至大元  
年四月十日卒官所春秋五十有九夫人王氏  
三子文彬文林文弼文林后公十四日卒于家  
文彬主虞城縣簿文弼未仕女三人皆適望族  
男孫一女孫二俱幼卜以其年六月望日奉柩  
塋靈泉先塋西南七十里洪德鎮之別兆比塋  
其友監察御史吳彥昇過余曰向爲堂邑中議



君適退處于家相距不數舍聞厥政口之不置  
迨起佐禮部又延譽于朝在子不可謂非知己  
今不幸厭代可無一語褻其幽耀圖萬分一報  
泉下耶公所歷舉磊落出人上又非冒榮終身  
死無有寸長可籍以書者比余義其言遂不敢  
固陋辭銘曰

有德有言剛毅仁近聞斯蓋久始於君信方年  
之微巴山之峻長佐風紀吏革民異障瀾於瀆  
鼓熖於燼歷難弗回道遠彌迅位雖末僚隱其  
巨鎮逮夫冠豸舍生義徇孰虎孰狼孰爲國豐  
孰蠹孰螟孰爲民疾角之掎之使不能陳坑之  
火之務絕其胤彼權聞風膽褫于震曰戶曰刑  
肯縻迎刃若儀若曹甫颿而櫬謂祿蓋多曾不  
屋潤謂年蓋少世載厥問概其所獲造物非靳  
我銘章之昧者攸訓

大都路學錄劉生墓誌銘

丞相掾劉君仲憲有子諱時豫生而慧悟既學  
而師不煩覆誦五經如奔湍駛流無一語滯詩  
若文清婉能道所欲言父甚異之嘗曰大吾宗  
者他日將在此兒年十六其父携游京師晝新



水夜詩書達旦凡父所嗜所需先意靡不集仲  
憲素介特雖窮極不取一毫非義而時豫密體  
其心有饋即迎門固謝若有所挽人以能子稱  
仲憲嘗因誨曰汝學毋事虛文女仕毋規近效  
學則必聖必賢治天下必農桑必學校舍此他  
圖誤身誤世職由乎此自是所聞所見月異而  
歲不同駸駸乎成德達才之域矣某年有司以  
秀異授大都路儒學學錄未上因幹蠱還家不  
幸以其年月日得疾卒衛輝之里第得年二十  
有七其父仲憲得訃走余哭曰吾平生厄窮百

至晚而方有此息且敏學禋行吾甚有所望焉  
吾不知何負於天遽使我罹茲孤苦若是子如  
不為吾兒銘則生者死者胥茹恨無涯矣余嘗  
多仲憲庶又相好甚遂為銘曰  
幼焉非常人以為祥天以為殃長而才俊人以  
為慶天以為病雖然在我者必求其備在天者  
則不敢責其必全嗚呼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  
實者吾今有徵夫聖人之言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宗佑字仲德濟南陽丘人其上世罹兵



焚譜逸不能遠系父彬由承務郎衛輝路總管  
府經歷載尹嚴之純安甫上卒時君年十三居  
喪如成人既長痛蚤失所怙刻志問學斲以所  
業表見一世家故貧其氣恒振厲不以是苟一  
介之取至周急則揮所有若素饒者性且孤鯁  
惡聲無所容雖高明必反之在鄉里簡出寡交  
往吏有弗堪者鈎羅細故召辱衆中君庭立自  
明無少屈識者偉之未幾挈所著書曰見聞紀  
義一十卷來京師撼諸貴游遂超授翰林國史  
院檢閱秩滿進編脩官於私憂尤切嘗欲出位  
言天下事數爲所厚挽止於是又著遼金鑒略  
一十卷以洩所懷至大辛亥朝廷改絃詔選成  
均官屬授從仕郎國子博士與同官不相中竟  
以狷介致疾皇慶元年月正四日卒得年四十  
有二初寢疾偕翰林直學士元明善過而省問  
顧謂余二人寧正而塞毋不正而達若相勗永  
訣者觀是言則其平昔自持可知已比終遺語  
其子桂乃祖父四十四卒今我又不得吾父命  
也汝其謁銘吾希孟友必能道吾素志雖夭猶  
壽也養浩聞而泣曰辱託如是其敢以不文辭



哉銘曰

昔我冠豸權倖嘗忤迨移禁林中彼蜚語闔院  
廩如齧舌傍覩君獨余白赤手暴虎烈者義之  
選慙汗雨友道以颺士氣攸鼓方遠其馳胡遽  
泉土吁今之人正鮮多嫵一有剛腸群噍族侮  
何天亦然質籲無所我銘有徵尚信終古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君諱謙字自牧柯姓吳仲雍之苗裔有柯相柯  
廬因氏焉吳亡分仕南北連世有人宋熙寧間  
漳州通守曰仲常以救荒得民心嘗有鵲二棲

其聽及去襲送數里蘇長公著於詩爲惠政所  
致高祖其號行二居士隱台山水間累聘不起  
世仰其高居士生文文生馨馨生采爲君之考  
嗜學任義節爲宋國學進士君其長子也幼精  
敏書一目輒復誦無隻字遺旣長英爽而辯著  
述修整蔚然有前輩風迨游京師諸名勝爭與  
推轂至元間江浙行省辟昌國州文學掾不就  
元貞初以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預修

世祖實錄書上將進等以大夫入吳氏老辭遂  
轉江浙儒學副提舉國制凡業儒者不糶之民



而異其籍且復其更繇以示優尚時南紀多故防範未周征役蔓及學者寢致廢業君授

詔旨白行省遂復舊焉秩滿以大夫入寓錢唐年邁土思甚乃歸侍未幾授温台檢校所大使便養也先職是者惟務羸入股商旅次骨君至悉除其苛德者甚衆至大改元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明典旰罰以仁厚率下初至州謂屬吏厭今疲氓孔多毋濫刑以重其困吏云無有君即詣獄驗狀果平反如干人上下皆愧請罪服是歲蝗僚屬分地以捕君所分特甚度

非民力可制乃詣后土祠禱曰吾與爾神共食茲土今蝗賊厭稼穡民且阻飢爾神亦將不利由吾所召則當罪加余獨不可佚罰有衆苟不自我是神不能捍災禦患尸此以苟血食神而若是謂之淫祠禮宜毀詰且蝗出其境延祐初陞承事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江浙儒學提舉初學田所入制於有司職教者莫敢觸豪髮或廊屋壞日饒不充皆坐視士甚病焉君聲于朝有司始不能與又處州路學田如干爲僧據有數十年歷數校官無有一敢明者亦



聞而復之君曰

聖天子肇舉賓興嘉惠斯文甚至所司期母上  
負斯稱職已故所在教政胥著越二年江浙饑  
台越尤劇行省奉制分遣使者以賑而遣君賑  
台公帑不足勸富強毋蘊年彼素熟君名聞之  
莫不竭蹶施所有恐後傍郡介特無依流至台  
者咸爲非分地不可濟君曰均爲黎獻整整若  
此豈必吾治乃始救耶遂賑卹無所間其時江  
浙貳帥其緣歲侵崇利以濟欲檄台州路強假  
富室錢巨萬計他郡多畏徧亡去吏乘以逞民

蕩業不能應君力發其奸奪還之民台賴以寧  
其人竟以罪敗君祖塋在台之臨海樵蘇者過  
而相戒曰毋牛羊是山其子嘗活吾台民者居  
嘗謂人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第患自保之  
心重耳故所歷厥聲籍籍其平居不爲無益事  
見后進則勉以學稍成則延譽以異其進初進  
士公之違台也推其田廬族人兄弟而以清約  
自居然未嘗一日有不足色娶古汴張氏子男  
三九齡九域九思以延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卒於杭之僦居享年六十有九其孤九思由壻



故叅知政事姚天福家過余泣曰先君平昔辱  
公爲知己不肖孤又辱愛焉是再世之契也先  
君遺善一二在人者非公爲紀尚誰託哉余諾  
其言廼爲銘曰

幼而多知長而多竒居家以孝讓著行莅官以  
忠義自期惜乎淹外而不大展其所見於世者  
止斯我述銘詩用發未施尚千百年過者式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